

吳樹仁義士在史丹福大學講演記要

——默——山——

反共義士吳樹仁於六月八日下午四時在史丹福大學東亞圖書館會議室，向中美聽眾發表演說，揭露匪偽政權的惡毒陰謀與極權本質。

吳義士透過傳譯人員，首先敘述他個人的歷史和他父親的遭遇。他是廣東新會人，出生於香港，他的父親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曾在我國海關工作達四十年之久，一九四六年在上海退休後即移居香港。大陸陷匪後，經毛共海外統戰人員的花言巧語引誘，於一九五四年率全家遷往廣州，吳義士本人則於一九五五年入北平清華大學攻讀工程，翌年在校加入共黨，一九六〇年畢業。在校期間由於他精於泳術，曾數度參加國際水球比賽。一九五八年毛匪謗言要游泳渡過長江時，吳義士被選為十八個護身員之一。

共匪於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後，紅衛兵要求「破四舊」、「打倒一切資產階級權威」，吳義士的父親就成為被打倒的對象，紅衛兵加以「國民黨殘餘渣滓」的帽子，八十四歲的吳父經過了三次殘酷鬥爭，終告不治。

吳義士自清華大學畢業後，接觸到實際的大陸中國社會，歷經且目睹共匪的各種倒行逆施和殘暴統治。文革以後，他感覺到「清理階級隊伍」的行動即將展開，如不脫離魔掌，勢必遭受鬥爭。於是決心游泳投奔自由。吳義士說，他之能順利到達自由地區，主要是靠以金錢賄賂共匪低級幹部，並經中級幹部的協助而抵達沿海，然後在農民的指引下，經過八個小時的游泳才到達香港，脫離虎口，獲得自由，目前在香港擔任工程師。

吳義士敘述個人經歷以後，在場聽眾曾向他提出許多問題，其要點紀錄如下：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他說：要瞭解「文革」之原因，必先瞭解「文革」前的跡象。共匪自一九五八年實行了「人民公社」制度並發動「大躍進」與「總路線」運動後，這種所謂「三面紅旗」，給共匪造成了很大的經濟危機，以致農村蕭條、糧食歉收，而且一九五八年以後，連續發生四

吳樹仁義士在史丹福大學講演記要

年的天然災害，致使匪黨多數中央委員對毛匪的路線普遍發生懷疑、動搖或反對，毛匪在窮途末路之下，為了平息眾怒，而辭去「主席」職位，自願退居第二線，由劉少奇收拾殘局。到了一九六五年底，毛匪的一切指示，在北平已經沒有任何黨的刊物願發表，如果這時召開「九大」，相信劉匪少奇必能獲得八成以上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毛匪如不發動「文革」，勢必永無抬頭之日。另一個原因就是北平兵變跡象正在醞釀，當時偽參謀總長羅匪瑞卿準備在北平發動兵變，他把鄭州的部隊調到北平，把北平的部隊調到外蒙，將中南海之保護團撤走，劉派的楊匪尚昆將竊聽器暗置毛匪床下。毛匪發現北平的局勢對他極為不利，就潛往上海與杭州活動，經過一段醞釀後終於發生「文化大革命」。當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一篇姚匪文元的文章，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毛林」發動「文革」的先聲。當時的情形，吳義士以為是將發生一種類似一九六四年的文藝整風運動，到後來又發現似乎是一種宣傳陣地的爭奪，一直到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起來鬥事後，才知道是黨內的奪權鬥爭。

當有人問到「人民公社」的過去和現在的差異時，吳義士認為當初規定每縣成立十個或十餘個「人民公社」，所有農人不分鄉村，一起工作，所得收穫則平均分配，結果平時收成好的鄉村不再願意耕作，土地貧瘠的鄉村則普遍有依賴性，因此收成大減。共匪最大的致命傷是把年輕的勞動力投向「大煉鋼」，為了煉鋼而又大肆砍伐森林樹木，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水旱災，水土因此流失，毛匪的「人民公社」乃遭到徹底的失敗。一九六一年後劉匪少奇擔任偽主席時期，「人民公社」名存實亡，「生產大隊」與「生產隊」仍然保留，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解散了「公共食堂」，發還「自留地」，鼓勵農民經營副業，並實行「三自一包」政策。

關於匪俄邊界糾紛的看法，吳義士認為，共匪的備戰最主要的是在對付

蘇俄，一部份在支援越戰。匪俄最初並沒有不可解決的矛盾，而只是對共產世界領導權發生分歧而已，到了一九五六年俄共廿屆大會時，黑魯雪夫批評史達林，引起毛匪的不滿，於是匪俄雙方由黨的分歧而發展到全面的對立，各自開始在邊境部署武裝部隊，到現在雙方敵對只是更為擴大而已。對於匪俄關係未來的演變，吳義士提出了他個人的看法，那就是匪俄之間如果再有「一次不愉快的事件發生，雙方很可能引發一場常規戰（傳統戰）」，毛匪澤東死後，吳義士相信匪俄妥協的可能性，要比戰爭來得大。

提到匪區宗教信仰問題，吳義士指出，基督教在大陸並沒有明令禁止，但是由於教堂都充當倉庫或手工藝工廠，傳教士已無活動之餘地，再加上教徒們如參加宗教活動，必定要被匪幹多所盤問，教徒也自然不敢參加宗教禮拜，所以基督教活動在匪區是無形中逐漸終止。至於天主教的神職人員的遭遇則比較悲慘，大多數遭到迫害。回教因為與少數民族的回民有關，所以在匪區仍然可以活動。毛共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生產資料已經公有，經濟問題大致已獲得解決，目前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最大的障礙是反共思想和懷念舊社會，他們認為有神論是毛共思想教育的大敵，因之對宗教施行迫害，就成了必然的結果。

被問到中華民國與匪偽政權的未來可能動向時，吳義士的答覆是毛共怕美國，也怕蘇俄，但是最怕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民政府，因為大陸人民反共的潛在意識很強，一旦國民政府反攻大陸，則人民必定羣起響應，協力推翻毛共政權；但是如果來自外來的侵略，毛共可以利用大陸人民的愛國心獲得支持，也可以用民族主義來作號召。台灣一千五百萬人民反共意志堅決，對毛共政權的本質有深刻的瞭解，因此反攻大陸，推翻暴政，消滅匪偽政權，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為大陸同胞爭自由，則為必然的途徑，去此一途，別無生路，所謂「和平談判」與「和平統一」都是毛共的統戰陰謀，其目的無非在吞併台灣，因此吳義士認為「國共和談」是絕對無可能的。

被問到有關匪區思想教育和高等教育時，吳義士指出，毛共只能接受馬列主義與毛匪思想，此外別無選擇的餘地，一般匪幹對馬列主義有程度深淺不同的瞭解，但對其他的思想和哲學則一無所知，吳義士在清華工學院時，每天至少須接受十小時的思想教育，其教材為「反杜林論」、「馬列主義思想」、「黨史」、「毛匪澤東思想」等。自一九六一年起，共匪的高等教育

實施階級路線，文革以後則更為徹底。大學工科由原來五年改為三年，其學生成份百分之七十來自黨的保送，其餘則是初中畢業的工、農、兵階級子弟，經一年的培養和訓練後，進入大學，在應用科學方面的程度非常差，極簡單的定義都無法使之了解，教學之困難由此可知。

最後問到大陸的大眾傳播工具和「參考資料」問題時，吳義士說，大陸的電視教育等於零，一共僅有三個電視台，人民沒有電視機，只有在公共場所才能看到電視。廣播電台、通訊社、報紙和刊物都是直屬於中央或地方黨部經營。大城市報紙可以在大陸各地互相郵寄流傳，縣市的地方報紙，則因為縣市黨委的檢查程度和水準較低，為了恐怕鬧出問題，其報紙不准向外流傳。有一種「參考資料」又叫「參考消息」，是由省委出版，內容完全取自外國通訊社，文字則一字不改，完全照登，其流傳僅到黨員科長以上幹部階層，也就是說黨員而非科長的幹部，或者是科長而非黨員幹部，都無法獲得「參考資料」，其分發則每天在省委開會後，由機要祕書暗中發給有關幹部參閱，第二天需立即歸還，以免流傳。

吳義士是應美國「自由中國委員會」主席周以德博士之邀，於四月中旬由港來美作為期二月的旅行演說，他是一個在大陸生活十五年，且曾經是毛共忠實的幹部，不借冒着留在大陸家人被共匪威脅迫害的危險，將親身的感受和經歷，說出了毛共邪惡的本質，一般聽眾都很重視。

野坂參三與毛共

著者：張棟材
特價 四十元

第一章 序論

第二章 野坂與俄共、毛共之淵源

第三章 野坂回到了戰後的日本

第四章 野坂接替了德田的領導地位

第五章 野坂對毛共的效忠與疏遠

第六章 結論